

四、近年中共與達賴喇嘛互動觀察

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楊開煌主稿

- 中共與達賴喇嘛爭執近 60 年，涉藏政治、宗教、民生和外國援助等問題複雜，雙方既定立場、攻擊性宣傳，已陷入惡性循環。
- 達賴喇嘛年事已高、中國大陸國際影響力提升及外國援藏經費縮減等因素，造成海外西藏組織處境窘迫。
- 外傳中共「十九大」後，新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尤權協助達賴喇嘛特使訪陸，有望再次啟動雙方溝通談判。惟未見中共對涉藏問題軟化或和談跡象，藏族團體對中共之批評亦未和緩，複雜糾葛恐非雙方領導人意願即可化解。

自 1959 年達賴喇嘛從西藏逃離，寄居印北的達蘭薩拉以來，已近一個甲子的歲月，對達賴喇嘛而言，在一個無土地、無資源、無軍隊、無邦交的情況之下憑借著個人的魅力和宗教，在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下，能夠善於把握國際脈動，致使藏人的流亡組織得以在國際社會存續，其實不論其成敗都是令人注目的大事，但達賴喇嘛畢竟還是「一人鬥組織」，如今 82 歲高齡、作為藏人政治及宗教領袖的達賴喇嘛應要思考藏胞、藏傳佛教的前途，但作為長年奔波在外的普通藏族老人或會思考落葉歸根問題。

（一）中共與達賴喇嘛之爭，源於政治、宗教、民生和外國難題

歸納北京與達賴喇嘛近一甲子不曾中止的爭執，幾乎完全否定對方的一切言行、政策，彼此全無信任，撇開相互的謾罵，從本質上看，雙方的難題可以歸納為政治、民生、宗教和外國等難題。

1. 政治問題：

第一、歷史與現實爭議。中共強調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從漢人的歷史來看，自唐文成公主嫁與藏王松贊幹部以後，漢藏就是一家人，但是藏人認為松贊幹部「發兵擊敗中國軍隊迫使其獻女息兵」。此一問題的癥結有二，一在「國家」意識始於何時。事實上，中國和西藏的「國家」意識均至晚清之後才逐步形成；二是

對史實的解釋，通常都會朝自己有利的方向作解釋，沒有一定的對錯，只有強者的解釋被保留。這一部份的爭議在於：漢人認為中國治藏有歷史上常理性，而藏人認為這是侵略。

第二、大藏區面積。中國大陸的西藏就是目前的面積，就是「西藏自治區」，另外青海、甘肅南部、四川西部，雲南也有藏民的自治州和縣，但是達賴喇嘛認為西藏、青海、四川、雲南、甘肅都是西藏的，西藏的領土面積為 250 萬平方公里左右，約為中國大陸現有領土的 1/3。事實上，現行的省、區的劃分是清朝以來的延制，不是自中共建政而始。這部份爭議包括擁有土地、資源、人口的多少，涉及漢人佔有的藏人土地的大小，因為極端的藏人是要把漢人趕出藏區。

第三、談判問題。問題爭執有二：一是談判對象，二是談判議題；中共堅持和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的談判，但是達賴喇嘛方面認為是和流亡政府的談判；至於討論的議題，中共方面認定是達賴喇嘛回國的條件，而達賴喇嘛方面認為是談大藏區藏人的前途、藏區高度自治或有意義的自治。爭議關鍵在於雙方談判是以達賴喇嘛還是全體藏人為議題，其實只是談判技巧、戰術的運用而已。

第四、西藏高度自治或完全獨立的問題。達賴喇嘛批評中共政權對藏人的壓迫，在西藏自治區內，藏人完全沒有自由，並指「十九大」後繼續推行嚴厲限制藏人言論、遷徙自由等基本權利的同時，將再對宗教、文化、語言文字等實施嚴厲打壓，藉發展經濟，鼓勵漢人移民藏區，衝擊藏人社會和傳統文化生存空間，全力推行徹底同化藏人的殖民政策（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資訊網，2017.10.2）。北京則認為達賴要求「停止向西藏移民，並使移民入藏的漢人回到中國」就是「變相獨立」（中國西藏網，2015.9.4）。

2. 宗教問題：

第一、對達賴喇嘛的定位。對藏民而言達賴喇嘛毫無疑問是政教合一的領袖，即是在 2010 年正式宣佈把政治權力移交給人民直選的行政首長，僅維持精神領袖稱號。事實上，在藏民心中的領袖地位依然不可動搖，所以不存在定位的問題。但是中共認為達賴喇嘛一直都是政治和尚，只是「披著狼皮的羊」，所說的話不可信。北京對藏民心裡的「菩薩」使用這樣的字眼，雙方關係勢必難以修補，即使中共

停止誹謗達賴喇嘛，藏人仍懷疑中共別有用心，足見雙方怨恨之深（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網，2018.1.6）。

第二、對宗教迫害。中共作為無神論者，共產黨與宗教間的矛盾就是無法調和的，基於宗教的不信任，中共對宗教的管理方式讓信徒難以接受（如中共已經公開在藏傳佛教寺院成立「黨委」，派遣共產黨幹部直接管理寺院或佛學院，完全控制寺院和佛學院等的日常活動、入寺、入學等），以及甫施行的「宗教事務條例」，強調中共有「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責任，各宗教則須「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資訊網，2017.10.2）。

第三、活佛轉世的爭議。1989年10世班禪大師圓寂，這原本是達賴喇嘛與中共接觸的最佳時機，然遭達賴喇嘛拒絕（阿沛阿旺晉美講述十一世班禪選擇過程。雪獅與龍，2010.5.18）；1995年達賴喇嘛搶先認定11世班禪大師的轉世靈童引起轉世爭議，其後中共又自立一位11世班禪大師，此一爭論迄今不止。

另一個則是未來14世達賴喇嘛轉世的議題，達賴喇嘛本人的說法不完全相同，1969年說由廣大信眾決定；1980年說任何人都會轉世（指「轉世是宇宙自然法則之一，人人都從轉世而來，也將再轉世到另一生去，轉世也不限於佛教才有，任何人都會轉世」。萬佛城「金剛菩提海」第130期，1981.3.1）；2011年說83歲或檢討是否延續轉世（稱「當我到了一世達賴喇嘛根敦珠巴的年齡時『指83歲』，我會諮詢各宗教的大喇嘛，以及藏族民眾和相關信眾，檢討是否延續達賴喇嘛的轉世」）；2014年9月指希望終結450年的轉世（接受德國「週日世界報」訪問透露，希望在死後，藏傳佛教信徒不再尋找下一任達賴喇嘛，結束450年來的達賴喇嘛轉世）；2015年5月稱轉世可自動終止（接受「星期日泰晤士報」訪問表示，「我要轉世，就要做個金髮女孩，而且是淘氣又漂亮的，但強調如果大部份藏人都覺得這古老機制不再重要，那就自動終止好了，我就是最後一個達賴喇嘛」。報導者，2016.7.20）；2016年6月透露希望在有較多苦難的地方轉世，來幫助減少苦難（接受「報導者」專訪稱，「也許明年開始，我會提出一些看法，讓人民來討論和思考。但下一個達賴喇嘛的轉世不關我的事(not my business)，是由我的老闆們做主，那是神祕的層次，由這些老闆們決定是否要有十五世的達賴喇嘛，在這裡或那裡轉世，由他們決定」。報導者，2016.7.21）。

其實「轉世」本屬純宗教的內部事務，但1793年清朝政府制定「二十九條章程」，要求以「金瓶掣簽」認定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和其他

呼圖克圖的轉世。八世達賴喇嘛江白嘉措特別著述「金瓶掣簽」的修法儀軌，始有「金瓶掣簽」制度，而達賴喇嘛的說法是，除了十二世達賴喇嘛之外，其他的達賴喇嘛「為顧及滿清政府的面子，對外宣佈以金瓶掣簽認證的消息」（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資訊網，2011.9.24）。意謂著中央政府對藏傳佛教的宗教領袖擁有最終的決定權，依此傳統，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是認定這一世達賴喇嘛的認定者，如今的「轉世」自然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政府擁有最終認定權。如此一來，達賴喇嘛的流亡奮鬥就沒有意義，這是達賴喇嘛在「轉世」議題的說詞反覆不定的主要原因，不過從政治鬥爭的角度看，達賴喇嘛的想法就是引進藏民和信徒，繼續與中共鬥爭；中共則為「縮小打擊面，擴大團結面」，努力將問題鎖定在達賴喇嘛一人，並強調「金瓶掣簽」制度的合法性，以便掌控轉世議題。

3. 民生議題：

第一、藏區的經濟發展。對中共而言，自改革開放以來，對西藏地區的發展就十分重視。在治藏問領上，中共中央有「中央民族工作會」、「西藏工作座談會」及「全國援藏工作會議」等高級別會議，整合對西藏實施責任分配式的全方位支援。據統計，1994 到 2014 年，參與援藏工作的 18 個省市、60 多個中央和國家機關部委、17 家中央企業先後選派 7 批 5,965 名優秀幹部人才，累計建設大型援助項目 4,393 個，資金總規模達到 133 億元（人民幣，以下同），成為西藏經濟社會發展不可忽視的重要推動力量（壹讀網，2016.6.3），確實縮小漢族與少數民族間的發展差距。2016 年西藏地區生產總值達 1,150.07 億元，年增長 10%，名列第三名，2016 年農牧、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別 8,000 元到 23,000 元左右（中國經濟網，2017.3.16），但達賴喇嘛方面認為中共在西藏河流建造水壩，實施調水工程，不僅危害西藏河流資源，更危及依賴西藏水源生活的數十億南亞國家人民（西藏之聲，2017.11.15），是在方便對藏區資源的掠奪，提供漢人入藏便利，加強對西藏控制（大紀元，2017.8.8）。

第二、對西藏人文的破壞。中共在西藏地區推動雙語政策，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法規，西藏各級人民政府及所屬部門下達的正式文件和發佈的公告都使用藏、漢兩種文字。在司法訴訟程序

中，對藏族訴訟參與人都使用藏語文審理案件，法律文書也使用藏文（包括各單位的公章、證件、表格、信封、信箋、稿紙、標識以及機關、廠礦、學校、車站、機場、商店、賓館、餐館、劇場、旅遊景點、體育場館、圖書館等的標牌和街道、交通路標等，均使用藏、漢兩種文字）。2005 年審議制定「新詞術語翻譯和借詞使用規則」，審定統一 3,500 餘條有關市場經濟、中小學教育等方面的藏文術語、6 萬條科技術語、8,000 多條電腦介面術語（中國中央政府網，2008.9.25）。達賴喇嘛方面則認為「雙語教育」實際上仍是漢語教育（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網，2018.1.6）；1996 年 7 月，達賴喇嘛在倫敦議會指責中共對藏族居住區實行「文化滅絕」。中共官媒則稱藏區係受現代化影響，會削弱傳統文化，但不會摧毀傳統文化（環球網，2016.8.4）。爭辯重點不在事實如何，關鍵在立場決定解讀事實的角度和結果。

4. 外國角色

對中共而言，外人干預內政是不可接受的；對達賴喇嘛而言，如果沒有外援，根本無法存在，雙方的解釋根本不同，可見雙方存在本質、根本性的差異。近 60 年爭執，已沒有原則，只有立場、政治正確，特別是雙方的宣傳，完全沒有尺度的謾罵。在此情況下，雙方都很難轉圜。近年雖然傳出達賴喇嘛多次釋出和緩言語，然而雙方的攻擊性宣傳，則完全沒有中止，甚至變本加厲（例如達賴喇嘛提中間道路，中共認為是變相獨立），雙方已陷入一種惡性循環，難以化解。

（二）當今的情勢

1. 中國崛起

2015 年英國金融時報短文指出，中國崩潰論的評論人士低估中共在改善數億民眾實際生活水準方面取得的成就，更低估中共愛國宣傳的力量。事實上，西方不僅僅只有「中國崩潰論」，還有「中國威脅論」、「中國獨裁論」、「中國無人權論」等，共同盲點在於西方的驕傲常對其他文化和制度輕蔑，如今事實完全出乎意料，達賴喇嘛可能沒有準備面對中國大陸崛起的「B 計劃」。

2. 達賴喇嘛年齡成為最大的危機

2017 年底，達賴喇嘛在印南稱或許 90 多歲快滿百歲時，就會去休「長假」，籲信徒謹慎保重（多維新聞，2017.12.13）。更以疲勞為由，已委派洛桑桑蓋及桑東仁波切作為其個人特使，無限期代表其參加國際

活動或講話（東網，2017.11.17）。達賴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傑則直言，一旦達賴喇嘛去世「我們就完了」（大時代，2016.6.5）。西藏流亡組織雖然有其內部的單位，並自 2011 年開始民選「噶倫噶夏」（行政首長），但其一人組織的性格和標籤仍丟不掉，從經濟基礎到流亡藏人的團結完全繫於達賴喇嘛，藏人的焦慮更使得組織內部分裂問題亦漸公開化（壹讀網，2016.4.20）。

3. 外國奧援縮減

最大的傷害是美國川普政府擬縮減經援西藏組織（美國之音，2017.5.30），而且未再派任「西藏事務特別協調員」（美國之音，2017.6.21）；除此之外，2016 年 9 月，達賴喇嘛訪問英國未能與卡麥隆、英國議會議員會面。即便是被認為數十年來最大膽的教宗方濟各，也拒絕在羅馬會見達賴喇嘛（大時代，2016.6.5）。可能是達賴喇嘛的身體狀況，不得不大量減少外訪活動，但在中國大陸崛起的壓力下，達賴喇嘛的處境確實不如 80、90 年代。

4. 達賴喇嘛盼能返藏

2017 年 12 月初，前印度大使、印度中國問題研究專家 P. Stobdan 「達賴喇嘛要回家」（The Dalai Lama Wants to Return Home）的文章披露，中共「十九大」結束不到 1 個月，2017 年 11 月中旬新任統戰部長尤權秘密協助達賴喇嘛的親信桑東仁波切赴雲南昆明等地訪問。P. Stobdan 雖然以模糊的辭令認為桑東仁波切「似乎是受到達賴喇嘛的派遣，而且行程謹慎低調」，但也認為「這次談判（與中共的接觸）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多維新聞網，2017.12.30）。1 月 17 日達賴喇嘛表示，只要中國政府同意，他將立即回到西藏。達賴喇嘛也曾稱讚習近平是一個務實的中共領導人（自由亞洲電臺，2017.12.8）。

雖然雙方均未證實，但外界對此作出正面的解讀，展現雙方瞭解解決問題的誠意；然而，自 1984 年流亡海外藏人與中共官方的高層代表停止正式接觸之後，2002 年達賴喇嘛的特使團又再次開啟雙方會談的大門，2005 年再次中止。這次又再啟動，結果如何，外界都十分關切。然以目前雙方的話語、作為來看，看不到中共在西藏問題上軟化或和談的跡象，也看不出西藏組織對中共的攻擊有和緩的跡象（西藏之聲記者丹增潘多受訪表示，流亡藏人希望中國四省的藏區，能夠保有完整的宗教信仰、文化、

語言和民族認同，但當前的中共當局更加「自信狂妄」，它們要的是藏區土地上巨大的資源及藏人的臣服，不認為海外藏人和中共可以在同一層面展開對話。自由亞洲電臺，2017.12.8）。因此，只能審慎觀察新事態的發展。畢竟從本文所述的中共與達賴喇嘛之間的糾葛，太過複雜，恐怕不是一、二個領導的意願，就可以立即化解。

（三） 結論

媒體推測中共對達賴喇嘛的結局有三種可能，一是達賴喇嘛真正退出政治舞臺後回返中國大陸；二是繼續堅持高度自治，與北京談判失敗，轉世終結；三是指定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繼續與北京僵持（大公網，2014.9.27）。如今中共與達賴雙方必須展現互信，為此次成功的接觸打下基礎，或許有機會讓達賴喇嘛在有生之年重返家園。